

百位作家倾情之作，共享散文阅读盛宴

风在诉说着时候

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百位作家倾情之作，共享散文阅读盛宴



风在诉说着时候

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主编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在诉说着时候：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 /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115-0122-6

I. ① 风… II. ① 人… III. ①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7447号

书 名： 风在诉说着时候：人民日报2009年散文精选

作 者：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编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宋 娜

封面设计： 蔡长海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521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50千

印 张： 21

印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122-6

定 价： 49.00元

目 CONTENTS 录

第一辑 我们成长的年代

- 袁 鹰 | 天安门见证 / 2
- 王 蒙 | 歌声涌动六十年 / 5
- 贾平凹 | 从棣花到西安 / 14
- 陈祖芬 | 明朗的天 / 17
- 聂鑫森 | 不断延伸的邮路 / 23
- 林 非 | 渡过长江去 / 25
- 柯 岩 | 那会儿，我们正年轻 / 29
- 贺捷生 | 故里桑植帅魂归 / 33
- 谭 谈 | 故乡的路 / 38
- 熊召政 | 选一个词汇赞美祖国 / 41
- 王宗仁 | 布达拉宫侧影 / 44
- 白 刃 | 一个老兵的记录 / 48
- 陈建功 | 尘土飞扬中颠簸前行的婚车 / 51
- 徐贵祥 | 从上甘岭到小木岭 / 55
- 范 稳 | 父亲的足迹 / 58
- 刘庆邦 | 赶上了好时候 / 60
- 何 申 | 歌声穿越历史 / 63

- 张笑天 | 居有雅所 / 66
王安润 | 飘逝的车辙 / 69
张胜友 | 让汶川告诉世界 / 72
王宏甲 | 我们成长的年代 / 83
许 淇 | 我们的城市 / 87
赵 玫 | 写作者的房间 / 90
徐 坤 | 壮哉红旗渠 / 92
陆天明 | 走向大海 / 95
迟子建 | “奏捷之驿” / 98

第二辑 大地血脉

- 卢新华 | 道失而求诸夷 / 102
林青霞 | 家乡的风 / 106
蒋子龙 | 扬州借景 / 108
王充闾 | 转身后的华丽 / 111
叶 辛 | 艾菲尔铁塔随想 / 115
王 钢 | 碑上的指痕 / 117
王跃文 | 大地血脉 / 120
王剑冰 | 大海遗留的滩涂 / 123
苏 北 | 合肥的气味 / 126
张抗抗 | 红松擎天 / 128
吕 雷 | 虎门，神奇之门 / 131
任 蒙 | 家在汉口 / 135
张庆和 | 狼牙山远眺 / 137

- 王本道 | 梨花恒美 / 139
黄宗江 | 莲花池畔漫话 / 141
雪 漠 | 凉州与温州 / 144
叶延滨 | 美在丰都 / 147
孙继泉 | 暮色孟子林 / 150
陈世旭 | 让武汉长得更高 / 152
彭学明 | 说陕西 / 155
赵丽宏 | 我的母亲河 / 158
和 谷 | 寻谒柳青墓 / 161
缪俊杰 | 永新风骨 / 163
奉荣梅 | 道州红瓜子 / 165
李育善 | 棣花老街 / 167
李首峰 | 灿烂的红柳花 / 169
李旭光 | 查干淖尔之冬 / 172

第三辑 淡定的秋色

- 周 明 | “我的心向着你们” / 176
王巨才 | 曹 老 / 181
袁 鹰 | 风华远去 风范长存 / 184
理 由 | 淡定的秋色 / 186
方 成 | 怀念丁聪 / 193
黄苗子 | 可诵的诗 / 195
鲁景超 | 哭罗京 / 197
彦 涵 | 诗画人生 / 199

- 叶廷芳 | 诗坛常青树 / 202
- 郑 榕 | 老舍·焦菊隐与《龙须沟》 / 205
- 舒 立 | 童年往事 / 207
- 王春瑜 | 送别何满子 / 209
- 邓友梅 | 含泪忆斤澜 / 212
- 冯其庸 | 学贯中西一寿翁 / 215
- 卞毓方 | 物无涯，悟无涯 / 218
- 徐小岩 | 忆母亲黄杰 / 220
- 蓝天野 | 远去的话剧大家 / 223
- 肖亦农 | 第五十位是民工 / 225
- 李青松 | 二十年和两千万 / 230
- 衣向东 | 父亲的旅途 / 233
- 张树国 | 村主任 / 236
- 孙武臣 | 感念大师 / 239
- 袁亚平 | 国旗设计者 / 243
- 列 子 | 和田姻缘 / 248
- 韦昌国 | 老木的心事 / 253
- 凸 凹 | 母亲的岁月 / 256
- 吴 昊 | 文学的张恨水 / 259
- 李 瑛 | 庄严与凝重之美 / 262

第四辑 风在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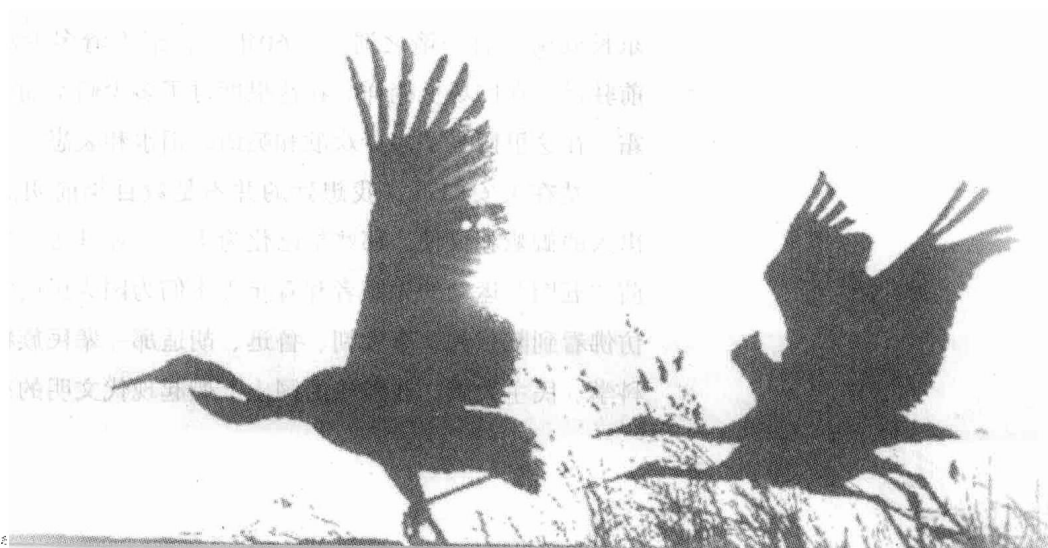
- 赵丽宏 | 早春消息 / 266
- 鲁先圣 | 年 景 / 268



- 周有光 | 窗外的大树 / 270
- 章庭杰 | 板仓雨湿清明祭 / 273
- 卢新华 | 财富如水 / 275
- 柳 萌 | 茶事悠悠 / 278
- 金翠华 | 风在诉说着“时候” / 280
- 李建永 | 寒食与清明 / 283
- 熊光楷 | 金石文心 / 285
- 朱以撒 | 蓝 调 / 287
- 蒋子丹 | 老 家 / 290
- 周 涛 | 明月文 / 293
- 范小青 | 目光投向农民工 / 297
- 耿 翔 | 亲亲棉花 / 299
- 巴图尔 | 生命的胡杨 / 303
- 张栓固 | 听 雪 / 306
- 丁吉槐 | 弯弯的石径 / 308
- 张 炜 | 文学随想录 / 310
- 庞联昌 | 遥想咸阳宫 / 315
- 王学泰 | 由酷暑而想到 / 317
- 郭文斌 | 阅读的高度 / 319
- 阎 纲 | 在候机大厅 / 321
- 张未民 | 中国之读 / 324
- 后 记 / 327

第一辑

我们成长的年代



天安门见证

袁 鹰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日丽风和，莺飞草长，天安门广场上游人渐渐多起来。轻盈的风筝伴着孩子们的欢歌，绿树红花中点染着一片融融泄泄的春光。

凡是第一次进北京的人，无论是山区农村干部、草原牧民还是边防战士，无论是中小学教师、少先队员还是海外侨胞，他们的第一心愿，总是到天安门下，注视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然后漫步广场，举头凝望巍峨宏伟的城楼，瞻仰高耸蓝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或是纵情欢笑，列队高歌，或是步履低徊，沉思不语，都舍不得匆匆离去。

1950年8月，我第一次从上海出差来首都，刚在住处放下简单的行囊，就急不可待来到天安门。前一年十月一日收音机里转播首都举行开国大典万众欢腾的浪潮声，又在耳中响起，不由得一阵阵心跳。两年后，调来北京工作，工作地点离东长安街只有一箭之遥。近60年来，记不清多少次在天安门前驻足，在广场上徜徉。在这里度过了多少晴空丽日，寒雨严霜；在这里留下了多少欢歌和笑语，泪水和哀思。

站在天安门下，我想到的并不是数百年前明清帝王由此出入的御辇和仪仗，那些早已化为尘土。在耳边震响的是90年前“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和青年志士们为国为民的呐喊声。我仿佛看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那一辈民族精英，高擎科学、民主大旗，在黯淡的国土上燃起现代文明的火炬。我仿

佛看到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振聋发聩，呼唤沉睡千年的巨人觉醒，一路高呼口号，挥舞标语，迈步走过天安门前。我也仿佛跟随在他们后边，从天安门下一直向东，过东交民巷和东单牌楼，进入一片胡同，直到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旧宅。那座曾经被烈火焚烧的庭院内外，空气里似乎依然留存当年爱国志士们的姿影和呼声，仿佛还在注视着下一代下两代后辈，殷殷垂询：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民主和科学的大道上迈进多远了？徘徊小巷，悲欣交集之余，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是深深感到：我们面前的路还很长很长，有坦途也有礁石，有鲜花也有荆棘，还需要一代一代仁人志士坚强而执著地走下去。

50年前，杨沫的名著《青春之歌》和据此改编的电影，博得千万人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喜爱，到现在还被人奉为反映“一二·九”运动的经典作品。那一时期，每到天安门，就会想起“一二·九”时代的热血青年。上世纪30年代民族危亡的时刻，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全力要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北平的大中学生们不愿做亡国奴，不愿看到祖国沦亡，自发地团结起来，振臂高呼：“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毅然举行抗日示威大游行，冲破反动军警大刀、水龙和枪托的阻挠和镇压，浩浩荡荡，勇往直前，震动古城，震动全国。这是“五四”运动以后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游行，振奋了亿万民心。“一二·九”运动和以后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表明，又一代青年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在中国现代史上写下了辉煌的史页。

近些年，我每次走过天安门，必定要想起1976年丙辰清明前后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花圈似海，挽诗如林，凝聚了人民群众对周恩来总理的沉痛悼念和对“四人帮”一伙奸佞的切齿痛恨，也表达了对祸国殃民、践踏人权的那昏乱岁月的斥责和唾弃。那几天，我和报社同事也和我的爱人一次次去天安门广场，默读那一首首带着哀伤和怒火迸发出来的诗词，任凭泪水泻下双颊。“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瑟瑟寒风中，我们见到一个个青年对着人群朗诵、演讲，全不顾自己有被逮捕的危险。我看着这些勇敢的青年人，敬佩之余，想着他们之中也许有人在十年前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如痴如狂的人群中不停地高声唱歌，高呼口号，等待一次让他们激动得彻夜不眠的接见。十年风雨，他们成长了，能够擦亮眼睛、辨别是非黑白了。在祖国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

关头，他们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挺身而出，面对危险，勇敢走上讨伐奸佞的战场。多么好的青年一代，不愧是“五四”和“一二·九”的继承人！“丙辰清明”的正义行动当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许多人受到残酷的追查和迫害，一时从北京到外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到处笼罩着白色恐怖气氛。然而，仅仅过了半年，历史就作出结论。10月中，在首都百万军民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大游行队伍中，我又一次随着人潮走过天安门。半年前的光景，历历在目，禁不住百感交集之余，也想到了“四五”事件的受害者，他们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终究要恢复它本来面目。任何符合人心的正义行动，不论遭到多少诬陷，发过多少文告，终究不过是镜花水月，不值一文钱。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可以依靠强权歪曲它，污蔑它，却无法改变它一丝一毫。

八年后的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天安门前举行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第一次隆重的阅兵式和盛大的游行。人民群众自发地表达了对改革开放路线由衷的欢呼。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围坐在电视机前，心随着天安门前的欢潮一起跳动。突然，北京大学的游行队伍里举起一面横幅，四个大字：“小平您好！”使我们眼前顿时一亮，不禁都欢叫起来：“‘小平您好’，好啊！”好像突然升起一把火，将我们的心烧得暖洋洋的，不能平息。这样的标语，是历次游行中未有过的，普普通通四个字，却是那么准确、深刻而又亲切生动地表达了中国青年一代以至全中国人民历经十年风霜雨雪以后共同的愿望，对高瞻远瞩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和带领全国人民迈向康庄大道的中央领导人表达崇高敬意和衷心爱戴。我在天安门曾经见过无数标语横幅，听到过无数口号欢呼，唯有这句平实的大白话，将会让亿万人民牢牢记住。

10年前，人民共和国50年华诞那天下午，我们全家人又到天安门广场。看到一队队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跳跃欢腾，一群群身穿绚丽衣裙的少数民族姑娘载歌载舞，一辆辆装饰着绚丽鲜花的花车被人们簇拥，想起我自己从一个20多岁的青年第一次站在金水桥上的兴奋心情，到如今两鬓如霜，再一次到天安门广场感受祖国黄钟大吕般的足音，思潮起伏，千言万语涌上心头，竟难以移步了。

遥望天安门，经历了60年峥嵘岁月，巍然屹立在每个中华儿女心中，永远是一块崇高的圣地，一种爱国精神的象征。它凝聚着炎黄子孙的如火红心，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也永远见证着风雨苍黄的华夏青史。

歌声涌动六十年

王 蒙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革命歌曲、其中大量由民间曲调填上了新的政治鼓动内容的歌词，像浪涛、像春花、像倾盆大雨一样地到处汹涌澎湃。

其中有一首郭兰英首唱的《妇女自由歌》，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歌者因为演唱此歌，在苏联主导的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得了铜奖。

旧社会，好比是，黑格洞洞的苦，万丈深，
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

是山西民歌的调子，伴奏让我想起晋剧，悲伤、郁积，像控诉，像哭，闻之怆然。

——没有这样的彻骨的悲怆，就没有革命的搏击。

多少年来多少代，盼的那个铁树就把花开，
共产党，毛泽东，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

是突然释放的热情，是好不容易搬开了压在头顶上的石头，是成千上万的姐妹们由衷的笑脸，中国的女子有救了，历史从1949重新书写。

就像另一首歌里所唱的：

铁树开了花呀，开呀嘛开了花呀，
哑巴说了话呀，说呀嘛说了话呀……

谁也没有办法否认这样的事实，这样的历史，这样的民心。情是这样的情，理是这样的理，激愤、期待，也充满信任。无怪乎据说一些老解放区的歌唱家聚会的时候，在酒过三巡以后，他们宣告：革命的胜利是从他们的唱歌儿的胜利上开始的。

我想起1949年至1950年苏联协助拍摄的文献纪录影片《中国人民的胜利》与《解放了的中国》，后一部影片解说词执笔人中方是刘白羽，苏方是西蒙诺夫。

也许你可以追溯到蒋的1927年的“四·一二”血洗，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秋瑾与黄花岗烈士的就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也许你可以追溯到窦娥冤、秦香莲、杜十娘直到黛玉、晴雯、鸳鸯、金钏……也许还应该提到《兰花花》与《森吉德玛》，应该提到遍布神州的节烈牌坊与牌坊下的冤魂厉鬼。风暴与渴望孕育了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点点滴滴、零零星星、血血泪泪，终于汇聚成了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狂风暴雨。只有不可救药的白痴，才在全面小康着的中国冷言冷语：“有那个必要吗？”“代价太大了啊。”“如果没有这一切，一直搞建设多好！”

民歌的力量

旧中国城市里的流行歌曲，尽管也颇有可取，如《马路天使》、《渔光曲》里的插曲，但同时也确实与旧社会一起透露出了土崩瓦解、鬼哭狼嚎、阴阳怪气的征候。例如1948年流行的《夫妻相骂》，女骂男：“没有好的吃，没有好的穿，也没有金条，也没有金刚钻”，男骂女：“这样的女人简直是原子弹”，邻居骂：“这样的家庭简直是疯人院。”

而解放区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太阳出来了，满呀嘛满山红”，“东北风啊，刮呀，刮呀，刮晴了天啊，晴了天，庄稼人翻身啦……”

我始终认为这最后一首东北民歌，是土改歌曲，饱含着感情，也饱含着斗争的严酷。它使我一唱就想起周立波的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暴风骤雨》。当然，有的人读了周立波的小说会浑身寒战。正是暴风骤雨式的土地改革使千千万万赤贫的农

民走上了革命到底的不归之路。正是农民、工人、知识分子的全面革命化，成为中国革命的特点，也成为中国革命必胜的保证。

“庄稼人翻身啦”一句，离开了旋律调性，它是呼喊，是叫嚷，是霹雳电闪，它唤醒了阶级，带着拼却一身热血的决绝。

与旧的流行歌曲相比较，民歌风更刚健也更明快，更上口也更泼辣。五十年代的我们，认定是共产党带来了云南民歌《小河淌水》与蒙古长调，还有四川的《太阳出来喜洋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是地下党接收了推广了并非共产党人的教授老志诚所整理的新疆民歌《阿拉木汗》《喀什噶尔姑娘》，使之成为平津学生大联欢的主唱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大贡献是开掘了、辑录了也充分使用了如此丰赡的民歌民谣，开掘弘扬了我们的民族民间精神资源。

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我的新疆缘分。在解放头两年的众多的欢庆解放的歌曲里，一首新疆歌儿令我如醉如痴：

哎，我们尽情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
我们快乐地迎着美丽的春天，
太阳一出来赶走那寒冷和黑暗，
毛泽东给我们带来快乐和温暖……

你觉得这歌声不是从喉咙，而是从心底的深处、含着泪、又破涕为笑了才唱出来的。人民，只有人民，让我们永远记住人民的支持和信赖，期望和贡献。

这样的歌词与真情千金难换。

老式的唱片上，一面是此首歌，另一面是器乐合奏《十二木卡姆》的一个片段。十二木卡姆也是随着解放才兴旺发达起来的。

1951年，我从一张纸上学会了我此生的第一首维吾尔语歌曲，这张纸抄写了用汉语记录的维吾尔语发音的歌词：

巴哈米兹能巴哈班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花园的园丁是伟大的毛泽东）
阿雅脱米兹能甲尼甲尼达赫依毛泽东（我们生活的意志是伟大的毛泽东）

无论如何，这样的歌词是太可爱了，别具一格。次年，苏联艺术家访华演出，

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人民演员塔玛拉·哈依演唱了它，最后一句歌词是一串笑声：啊哈哈……她笑得十分出彩。与她笑得一样好的是哈萨克斯坦的哈丽玛·纳赛罗娃唱《哈萨克圆舞曲》。

事实如此，在民歌与流行歌曲较量的过程中，民歌大获全胜。在革命战争中，歌曲属于革命者，属于人民。对立面的窘态之一是无歌可唱。自古中国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的遭遇就叫做“四面楚歌”。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

50年代初期，一首名为《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歌曲打动了国人。一看这个题目，就充满了苏联味儿。古老的中国虽然有“与时俱化”、“与时俱进”的说法，却没有“与时间赛跑”的豪言。它的词曲作者是袁水拍和瞿希贤，老革命、老作曲家，我早就学会了唱她的“红旗飘哗啦啦地响，全中国人民喜洋洋”。胡乔木同志对她一直是念念不忘，他曾经约我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一起去看望瞿老师，因瞿老师不在北京，未能实现。

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一大批苏联歌曲。苏联的经济很不成功，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军事好一点，文学更好一点，歌曲相当成功，体育最成功。当然，这是带有戏言成分的随意之说。

瞿希贤的歌曲使我想起苏联的曾经相当发达的群众歌曲，例如《祖国进行曲》、《莫斯科你好》，例如《五一检阅歌》，后者唱道：

柔和晨光，
在照耀着，
克里姆林古城墙……

雍容、大气、坚强、乐观，你想着的是五十路纵队阔步前进。解放初期的中国，“五一”、“十一”也有这样的群众游行。瞿的歌曲同样反映了这样的气势。目前仍然被许多歌者喜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却给我不同的感觉。这首歌的出现，已经是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的时代了。这首歌曲也不像其他歌曲那样富有意识形态的悲壮与锐利。至少对于我个人来说，《晚上》意味着的是某种衰退与淡化。

其实我最喜爱的《纺织姑娘》的“在那矮小屋里，灯火在闪着光”，也没有

什么斗争意蕴，但那毕竟是民歌，又是五十年代初期传进来的，它给我的感觉是质朴与纯洁。而二战时的苏联歌曲，例如《灯光》例如《遥远啊遥远》，更能穿透我的心，令我热泪盈眶。

李劫夫的歌儿

最受苏联群众歌曲影响的还是李劫夫。特别是至今有人演唱的：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他的旋律有与《莫斯科你好》相衔接的地方。这是一个作曲家最先告诉我的。1965年我到达伊犁的巴彦岱公社，更学会了用维吾尔语唱这首歌：

达格达姆哟鲁芒哎米兹……

词与曲都很开阔雄强。一个作过这样的歌曲的人，“文革”中却卷入了他不应该卷进去的事情，他的晚年是并不愉快也不太光彩的，令人叹息。

他的“语录歌”应该说是勉为其难，自成一家，乐段仍然有它的优美与真情。虽然，看到天才的作曲家生产出来的竟然是这样的果实，令人不胜唏嘘。

他的同样一度脍炙人口的歌儿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这当然好。他的歌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相对天真了一些。世界和中国，历史与现实，都比歌曲复杂。至于当今的搞笑段子“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则是另一种头脑简单与判断廉价，如果不说是弱智的话。同时，幽默奇谈的简单化，标志着的正是历史的太不简单，是救国建国的道路的艰难与复杂。多么不容易呀！

歌曲与口号

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歌词变得完全政治口号化了，这当然很不幸。然而，歌曲总算还有一个好处，它仅仅有了标语口号式的歌词是不算完的，它还得有曲子，它的曲调仍然来自生活、来自音乐传统、来自人民、来自世界也来自作曲家的灵感。